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壬元祐七年春二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

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

宋史職官志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掌文武官

及士民章奏表疏

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冝靜太后納之遂差

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

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

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

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

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

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

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

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

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鎮恭懿王元偓孫充告期使高

密郡王宗晟濮安懿王之子范百祿字子功鎮兄子充納成使王存劉

奉世字仲馮徽之子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

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

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

史家紹宣仁之言以為孟
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
張本夫異日之事宣仁非
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
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
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
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
福薄之人以成異日之禍
何為哉

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採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合理博卒金世宗追贈

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字烏魯完按盈格舊謂曰烏雅

舒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作烏雅東今改後仿此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

達合理博次子按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能之遂卒阿古達始此母弟蒲

拉舒舊作頗刺淑今改後仿此襲為節度使合理博嚴重多智每戰

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因敗為功變

弱為彊遂破和諾克舊作桓被今改薩克達舊作散達今改後仿此烏春

烏木于皆女真部人與合理博相攻者按基業始大初

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

舊金史作勃極烈今改後仿此金史

國語解勃極烈總治官名云

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

侍讀二學士御

字夢授吉州永豐人

黃慶基言軾爲中

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

以素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彊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謗誹。謂辭中始以帝聖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句。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
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
人爲帝所重則司馬光呂
公著諸臣皆自不得辭其
言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
爲馴致于亂哲宗固失德
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
來矣

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殿中

侍御史楊畏來之邵

字祖德開封咸平人

附呂大防蘇轍卽劾頌

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爲觀文殿學士集禧觀

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頌器局

閎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

守法遵

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

功生事

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

紛紛常

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

帝有言

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

或有所

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二府議燾與同

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

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爲意

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人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

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塞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屬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卽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并召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旨斯爲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囑囑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爲私絕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尚何忍洩之于人傳之于後且隱然傲人以阿附之嫌哉是益出于史家附會之說不可信也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生事于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

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旣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

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于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惓惓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穰。陸

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求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塞周輔字皞翁成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

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

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紹聖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春二唐書例。于正月卽書紹聖元年。今依之。春二

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王申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
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
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
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紕元祐之政

略曰今復詞賦

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
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
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蘇轍諫
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

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
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
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述于
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
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之合。
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
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
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書。章
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
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
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

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按：漢武為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議，故疑轍為誹謗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少霽。轍平旦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

鄧潤甫首倡落述之說，
呂黨人接應，良以事修政
許司馬光諸人為事，甚至
發策以此相詆譏，試士以